

# 长岭文史资料

第二辑

Y101-107

长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

# 目 录

- 1 党的地下工作者邢国彦同志在长岭……………丁 一
- 5 新安镇的第一次解放……………吴兆义 姜长春
- 8 傅根深同志在长岭英勇牺牲……………丁 一
- 11 太平川铁路警护团遗址……………张志平
- 14 东党部和西党部的由来……………丁 一
- 17 南城子古城址……………吴兆义



## 党的地下工作者 邢国彦同志在长岭

丁 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驻扎在长春的国民党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向长岭县城进犯。由于当时敌强我弱，驻守长岭县城的人民解放军，根据上级指示进行了战略转移。国民党军队当天下午三时许占据了县城，紧接着国民党就把陆军上校邢国彦派到长岭来当县长。

国民党进城之后，那些久盼国民党的坏家伙，组织了一个“长岭县复员委员会”，推选邢国彦为“主任委员”。十二月七日成立了“长岭县人民政府”，县长邢国彦正式上任。他还兼任长岭县自卫大队长。至此，邢国彦头冠三衔，大权在握。不久，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奉命调离长岭，只留下一个连的兵力把守县城。

邢国彦县长上任后，地主们都觉着有了靠山，反攻倒算的气焰日渐嚣张。四区（利发盛乡）的恶霸地主兼大排队长隋九子（即隋文元），在反攻倒算时，

砍伤了姓陈的贫农。邢县长知道后，便立即下令，将隋九子逮捕羁押在县监狱中。这件事使好些地主莫名其妙，反攻倒算的气焰也马上消沉下来了。就在隋九子被抓进监狱的四、五天头上，县政府又发出了告示，宣布为了顾大局，不影响社会安定，今后不准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搞清算，违者予以严惩。告示张贴在大街小巷，反动地主们一时弄得愈加不解其意。有的发牢骚说：“这是什么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支持我们搞清算？”还有的说：“是不是正牌的国民党都不一定，是正牌的跟我们能不一个心吗？”一天，一些有势力的地主来找邢县长。邢县长对找上门来的地主们说：

“你们搞清算是可以的，别看布告发出去了，但是现在时局还不稳定，在长岭这块土地上，说不定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如果一旦共产党得逞，我们走了，你们是长岭人，可怎么办？事儿不能做绝了，给自己造罗乱，最好看看形势再做主张吧。”这些一语双关的话，地主们听了却感到邢县长是为他们着想，都异口同声称赞邢县长智谋多，看的远。

一次，驻扎在长岭西门外的国民党军队，从农村抓来二十四个人（其中有农会干部、武工队员和群众），扬言要杀一批示众。邢县长知道消息后，亲自出面交涉，要求军队把这些人交给县政府处理。并申明：“归县政府处理也轻不了他们！就要筹备成立法院了，要以法律程序对在押人犯进行审判。”因为国

民党驻军头目军衔小，又听邢县长这么一说，只好把人犯交给了邢县长。这些人被关进监狱后，看守们经常刁难打骂他们。有一天，邢县长带领卫兵来到监狱，询问这些被押人犯狱中冷不冷，能不能吃饱饭？问这问那的，还边问边指责看守：为什么不把狱中烧得暖一点？为什么不给饱饭吃？把这些人折磨死了，上那儿找口供去？从这以后，看守们对在押犯人的态度转变了，狱里的生活条件也比以前有了好转。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驻守在长岭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走，换上了杂牌军——“降大杆子”把守孤城。三月十九日深夜，我军顺利地解放了长岭县城。邢县长带领卫兵跑到看守所，命令其亲信——看守所所长黄凤鸣守住牢门，不让任何人接近。并交给他一支手枪，要他等解放军到来之前，敞开监狱大门再离开。邢县长安排妥当后，和卫兵最后跑出县城；边跑边把自己的手枪和大衣丢在地上，故意造成狼狈溃退的迹相。

国民党逃走后，人们议论纷纷，纳闷儿的是：邢县长为什么逮捕倒算的反动地主？为什么在临逃前又安排打开了牢门？为什么逃跑时丢掉了呢子大衣和手枪？为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成了人们一时解不开的谜。

国民党县长邢国彦在长岭一百多天的所做所为，留给人们心中的疑团到解放初期才彻底弄清楚。他原

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邢国彦同志、汉族，吉林省怀德县黑林镇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现年七十八岁。他幼年家境贫苦，聪明好学，曾在怀德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十九岁任黑林镇小学校长。一九二七年考入张学良将军在北京办的警官速成教育班，一九三一年夏毕业。适逢“九一八”事变，流浪关内。一九三八年秋奔向抗日的陕北公学学习，一九三九年秋结业，党派他到西安参加地下工作。一九四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打入敌人内部任国民党陕西省长安县警察局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乘机大搞接收复员疆土，邢国彦被选派到东北。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辽北省任命邢国彦为长岭县县长。时年三十九岁。

解放后，邢国彦同志先后担任过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行政处长和援外司专员等职。

（本文照片县史志办公室供稿）

# 新安镇的第一次解放

吴兆义 姜长春

新安镇位于长岭县城西南六十华里处，这里交通比较方便。是我县西南的一个重镇。

一九四五年秋末冬初之际，活动在双山（现双辽县的双山镇）的我军一四七团，在消灭了“五湖”、

“洪乐”等土匪后，为了解放长岭，于农历十一月初三派一个连队先去解放新安镇。当天晚间部队来到新安镇西南的双榆树屯。当时新安镇的军政大权被伪警察署长孟庆汶、伪商会会长于化南等“维持会”头目把持着。他们收罗了一批土匪、地痞、流氓组成了大排队，以维持他们的反动政权。当我军向群众了解新安镇情况时，群众反映说：“维持会会长孟庆汶说过，他们维持会只打胡子，不打正规军，正规军来了就开门放。”我军虽觉这情况不可信，但考虑到强攻会有伤亡，不妨先以接收的名义试探一下孟庆汶的态度。

次日早晨，我军来到新安镇西门外，即派人与孟庆汶谈判，说明我们是八路军来接收新安镇。孟庆汶

不但没开城门，反而命令大排队向我军开枪。因我军早估计到这种可能，便立即占领有利地形，利用壕堑、民房作掩护、向镇内发起攻击，很快接近了西南城边。虽然组织两次强攻，终因围墙较高，地势于我不利，我军又没带重武器，激战到天黑，没能攻克，便主动撤出了战斗。这次我军牺牲两名战士。

我军撤回双山，进行休整，并接受前次教训，制定了以两个营的兵力从东西两头同时偷袭新安镇的作战方案。于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晚间，分别进入街东二里堡子和街西北张小耳朵屯，准备拂晓进攻。但由于双榆树屯地主张有余的告密，镇内大排队已有准备。凌晨三点钟，我军从东西两头向城边运动，东头的部队刚接近东大庙（距城约五十米），镇内便开枪射击，我军立即发起反击。这时西头进攻部队刚到街后的张里屯（距城约五百米），听到东头枪响，立即进攻，当部队冲到高城约有二百米的时候，地主张里等却从背后向我军开火。于是部队又转向攻打张里屯，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虽将地主“响窑”打开，但天已大亮，再想冲过五百多米的开阔地，已有困难，便暂时停止了攻城。这样，镇内的大排队便重点防守东头。从东头进攻的部队，虽几次攻到城下，终因守敌多，火力猛，于化南、郭新民等大排头目，又亲自督战，两没能登上城墙。战斗相持到天黑，大排队又将棉花蘸煤油，点燃吊在墙外，亮如白昼。我军为防

止驻在长岭的大股土匪来援，便决定撤出战斗。

经过两次攻打，新安镇的地主武装已成惊弓之鸟，孟庆汶、于化南等反动头目更是各揣心腹事，有的整理行装，收拾细软，准备逃跑；有的晚间跑到城外去住，听说没事再回来。

农历腊月二十二（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我军一四七团在教导二旅独立十团的配合下，为了攻其不备，我军行至离新安镇三十五华里的天兴场，便住了下来，并严密封锁消息。晚十点出发，经两小时的急行军，到达新安镇。凌晨一点半钟，三颗信号弹划过夜空，我军悄无声息，竖起梯子，一四七团团长沙治安身先士卒，第一个跳进城墙内，战士们随之越过围墙，用枪堵住砲台口高喊“缴枪不杀！”这时守城的大排队才从梦中惊醒，等明白过来，已经当了俘虏。只半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了，但却没抓到孟庆汶、于化南等反动头目，原来这些狡猾罪魁，早已带着亲信逃跑了。

被反动地主武装控制了三个多月的新安镇获得了解放。老百姓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慰问八路军。军民一起，欢渡解放后的第一个“小年”（腊月二十三）。

（註）：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八十八师进犯我解放区，占领了新安镇。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军第二次解放了新安镇，建立了人民政府。

# 傅根深同志 在长岭英勇牺牲

丁 一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吉长武装部队政治委员傅根深同志，闻讯驻守在长岭县我军一个连的兵力，被国民党收编的伪残余势力、土匪、特务和地主武装两千多人包围在长岭县城，营长罗荣标率领战士退守烧锅大院时，当即决定亲自率领一个步兵连，从怀德县杨大城子日夜兼程，前往长岭增援解围。

十二月十五日早晨太阳刚冒红的时候，傅政委带领部队乘马车赶到离长岭县城仅三公里的南甸子上。部队在离拉拉街屯一华里处停止前进，想进屯作短暂休息，待探明敌情后，再去长岭解围。当时，拉拉街屯里有一个由刘万奎、张殿奎和雷生（镇反时均处死）等地主联合成立的“响窑”（即武装据点）。傅政委派排长刘明国向“响窑”喊话：“我们是八路军、想进屯站站脚，不要开枪。”这时“响窑”中刘

万奎指令刘德祥走到部队跟前，东张西望，了解我军情况。连长姚凤山向他交待了部队的意图，遭到刘德祥拒绝，不让部队进屯。这时，姚连长带一名战士想随同刘德祥一同进屯会见“响窑”里的头目，行至“响窑”门前五、六十步左右，“响窑”中齐声呐喊：“不准进屯！不准进屯！！”这时双方僵持紧张，有一触即发之势。姚连长马上回到部队与傅政委商议，决定带领部队从西边绕屯过去。不料，“响窑”中突然向我军鸣枪射击，我军被迫决定只得打下“响窑”再去长岭解围。

正当激烈交战中，张殿奎派李振山、刘本洪，跑去给围困长岭县城的匪首送信。其实匪首“访贤”（即李化臣）——攻城总指挥，在他们报信之前已经探听到援军到来的消息，并且拔了“字码”（即选拔枪法好的人），当接到拉拉街屯的情报后，立刻召集匪首“访友”、“天邦”、“老头好”、“滚地雷”、“三省好”等“大柜”及地主武装大排队长邹凤岐研究对策。决定调动选拔好的三百多土匪，分东西两路，向我援军发起包抄袭击。这时，我军正处在一片开阔地上，附近只有几条赶牛道和低矮的顺水沟，无险可守。在这种情况下，傅政委沉着冷静指挥战士英勇还击，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他曾多次组织战士们突围，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加上地形不利，都没有成功。激战达七、八个小时之久，当日下午四点多

钟结束战斗。这次战斗，敌我都有伤亡，我方牺牲四名战士，受伤五名战士，突围一部分指战员，姚连长等几十名战士被俘。久经风雨考验的傅根深同志壮烈牺牲在战场上，年仅四十一岁。

傅根深同志，汉族，原名傅海龄，曾用化名——傅少英、傅同志、傅同喜。生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系河北省清苑县城村乡固上村人，幼年家贫，粗通文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冀中平原、长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先后担任过营教导员、抗日四分区卫生部政治委员、特支书记、中共长春市委委员、吉长武装部队政治委员等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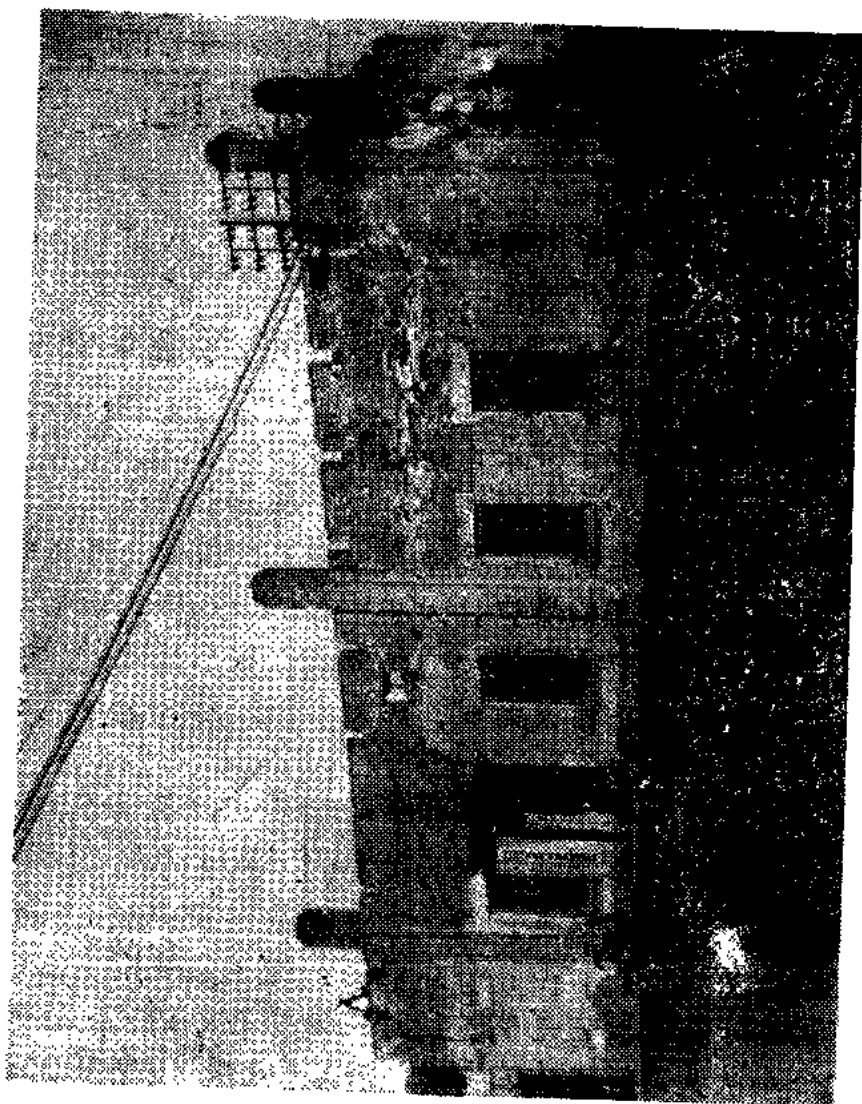
为了搜集调查傅根深同志生平及牺牲经过，曾两次到拉拉街屯召开目击者和知情人的座谈会，并查阅了长岭县公安局的有关资料；访问了傅根深同志的老战友刘健民和李仲玉等同志；长春市档案局的曹介民同志提供了大量资料，查阅了清苑县党史办公室和县民政局档案；访问了现住固上村傅根深胞弟傅海洲和傅根深的女儿傅玉芝；还参考了吉林日报一九八二年七月二日刊载的《记长春地区早期革命活动家傅根深同志》的革命英烈录。谨向热情支持、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如有不当之处，望予指教。

## 太平川铁路警护团遗址

在长岭县太平川镇火车站左前侧，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建筑，象古代城堡一样座落在车站广场和候车室的咽喉之处，这就是民国时期太平川铁路警护团遗址。此建筑长二十米、宽九米、高五米七十四，总占地面积一百八十平方米，分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分除了大小不等的八个房间外，在东南角和面北角两侧还各设一个两米高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碉堡。房顶部四周是一米多高的垛口，大小不等二十八空，四面各留一个炮口。中间还设一个风雨楼。整个建筑是用青砖和钢筋混凝土修筑而成，结构坚固实用，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一九二二年，军阀吴俊生管辖的“四洮”（四平——洮南）铁路警护团在长岭县太平川火车站修建了这座建筑，并在这里设立了太平川铁路警护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时，进驻太平川火车站的日本守备队强占了它。当时在这里驻守的日军有一个小队大约二十人左右。“八·一五”光复，日军撤走后，这座建筑物变成了太平川火车站的票房

太平川铁路警护团遗址





垛口



炮口



子。解放初期，铁路局拨款重新扩建太平川火车站。售票室迁进了候车室，这座建筑两侧的碉堡也拆除了。为加强铁路治安管理，铁路局在这里设立了太平川车站公安派出所，直到现在这座建筑一直是太平川车站公安派出所驻地。

张志平 调查整理并摄影

## “东党部”和“西党部”的由来

### 丁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伪长岭县公署也随之瓦解。大小官吏逃的逃，藏的藏。这时伪长岭县国民高等学校首席教师夏樾，为了投靠国民党，升官发财，秘密串联王作志、赵文衡、陈景芳、沈殿勋、王镜仁等人，操办成立国民党“长岭县党部”。九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沈殿勋家中召开了第一次国民党“长岭县党部”筹备会议，制定“纲领”和组织分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沈殿勋、王镜仁、赵文衡、陈景芳、王德基、英毓祥、李永钧、王作志等二十三人，由夏樾主持会议。会上，宣布长岭县国民党部建立，确定了办公地点和发展党员计划。为尽快和省党部接上头，会后由夏樾、陈景芳、沈殿勋等人赴长春找省党部汇报。

正当夏樾等一伙筹备成立国民党“长岭县党部”的时候，国民党省党部已陆续往各县派人，先后在各县成立了国民党党部。派往长岭担任国民党党部书记长的田秉正，因当时交通不便，胡匪四起，社会混

乱，有意拖延没有及时来长岭。当夏樾等人到省党部时，恰好遇到他的老同学田秉正。田领着夏去省党部挂上了钩，听取了夏樾的汇报，省党部表示满意，还对夏樾等人鼓励一番。让他们在长岭突击发展国民党员，委任夏樾为国民党“长岭县党部代理书记长”。夏樾回长岭后，急忙拚凑班底，在九月二十日，国民党“长岭县党部”便正式宣告成立了。根据夏樾的提名，沈殿勋为组织科负责人，王镜仁为宣传科负责人，总务科负责人由夏樾兼任，办公地址设在伪县公署院内一座官立会馆（现县一中校址）。

正在夏樾趾高气扬、到处游说之际，伪长岭县公署地政股长**姜**连森、暗中策划，又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党部”并取得了伪长岭县长张亭馨和伪警察署长孟庆汶的支持，公开和夏樾唱对台戏。为取得主子的支持，**姜**连森也跑到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党部又委任吴为国民党长岭县党部书记长。**姜**回长岭后，到处搜罗亲朋和伪职员，宣布成立国民党“长岭县党部”，办公地址设在孙营长公馆（现文化馆院内）。

一县两个“国民党党部”出现了。为了区别两个党部的称呼，夏樾想出一条“良策”，宣布他操纵的党部叫“东党部”。于是，**姜**连森就和张亭馨等计议，宣布他的党部为“西党部”。这两个党部相互攻击，一时成为长岭的奇闻。

夏樾的“东党部”办个油印小报，宣传他们是